永遠不增價終年不休刊憑良心說話拿真憑實據報告新聞

沂水橫溢 窯灣全鎮慘遭淹沒
灌雲縣臨鹽河西堤同時潰決 數十村被淹

【徐州五日電】宿遷窯灣鎮，在運河沂水的中間。以前運堤潰決，幸有子埝攔阻，沒有成大災。四日沂運水流大漲，沂河潰決，窯灣立被淹沒，平地水深四五尺。運河也有好幾處決堤。

【徐州五日電】灌雲縣鹽運河西岸，南自大伊山，北至板浦和後灘一帶，受黃水壓迫，水暴漲，官民日夜搶築堤埝，還未完工。四日晚大風雨，各險工都出險，鹽河西岸數十村房屋田畝全淹沒水中。江蘇省政府決在南城掘引河放水入海。

牯嶺特區收回 廬山爲國家公園
蔣志澄晉京請示方針

【南昌五日電】牯嶺特區管理局長蔣志澄五日晨訪熊式輝，報告收回牯嶺特區辦法，熊極滿意。午後蔣乘車赴九江轉南京，向中央請示廬山建設方針。蔣談：擬將廬山建設爲國家公園。廬山公墓，廬山自來水廠，都已開工。

蕭佛成
昨天動身回國

【廣州五日電】蕭佛成五日離盤谷返粵。

粵裁減軍費
每月減九十萬

【香港五日電】陳濟棠令軍務軍需兩處長，草擬縮減軍費計劃，預定每月減少九十萬元。

侮辱記者
津工務局長 被控不到庭

【天津五日電】天津大華等四通訊社，控告工務局長楊豹靈侮辱記者案，天津地方法院刑庭五日晨十時開庭，原告張桂森等四人到庭陳述案情。被告避不到案。推事宣稱：被告不到，無法審理。等調查後再開審。

胡文虎投資
發展西南實業

華僑富商胡文虎，昨天領了馬華選手隊來滬參加全運會，僑務會陳春圃，邀胡先到南京去一趟。胡氏將主辦中華實業公司，發展四川雲南廣西各省實業，全運會後，將入川轉雲南廣西等處，考察各地出產和商業狀況，再回南洋。

禁迎神
區公所被搗毀

【福州五日電】閩侯縣第四區公所禁止鄉民迎神，四日午被柑煎鄉民衆數百人搗毀。區長楊紹境，被打傷。聽說：原因複雜，與辦理烟民登記和土地陳報有關係。

羅斯在上海
昨九團體公宴 日內拜訪孫科

上海市商會地方協會等九團體，昨晚八時在銀行俱樂部公宴羅斯。羅斯擬日內拜訪立法院長孫科，對經濟財政等問題交換意見。聽說羅斯調查的中心，對幣制債務特別重視。廣州市立銀行行長陳沖璧因羅斯要先到華北去調查，等不及同行，定明天返粵，預先爲羅斯佈置一切。

信濟銀行倒
昨天停業清理

開設在上海九江路一百號的美國信濟銀行，昨天忽宣告停業清理，同時哈爾濱分行及上海霞飛路支行也都停業，據說是受中東路出賣的影響，因爲俄籍員工回國，存款都提走，哈埠分行無法維持，以致牽累了總行。該行成立於一九二七年，存款以俄僑爲多。

國府委員會
昨開十六次會

【南京五日電】國民政府五日晨九時開第十六次委員會議，林主席黃復生柏文蔚王伯羣馬超俊等出席，討論到十一時散會。散會後林主席接見居正王世杰，談半小時。

外國人來往

▽有吉赴蘇州　日大使有吉明於昨天下午赴蘇州遊覽，今天下午返滬。

▽墨前總統來　墨西哥前任大總統勞特列斯南下，今晨可到滬。定明天上午拜訪市長吳鐵城；後天到香港去。

▽荷日使過滬　荷蘭駐日公使濮斯脫將軍今天過上海到日本去。駐華公使傳思德留滬等候會面，明天再到北平去。

要訊便覽

▽宋哲元見客忙　【天津五日電】王揖唐五日晨訪宋哲元，有所商談。英美各領事，上午都到宋宅答拜。

▽王瑩赴日參觀　實業部派中央工廠檢查處科長王瑩到日本光化縣去，參觀工廠衛生安全展覽會。王今天動身赴日，本月中即返國。

▽派勞工會代表　國際勞工局中國分局長程海峯，到南京去接洽遴派代表出席明年在日本舉行的東亞勞工大會，昨天回上海。

國府命令
十月五日

△豫閩保安處長陳儀呈請辭職，陳儀准免本職。△閩保安處副處長趙南，另有任用，趙南應免本職。△任命趙南爲閩保安處長，余念慈爲副處長。△任命劉崇傑爲中華民國駐奧地利國特命全權公使。△試署駐奧地利國代辦童德乾另有任用，童德乾應免本職。

土地村有
孫科說不妨一試

孫科昨天到上海，對記者說：『閻錫山主張「土地村有」，在私人立場上，認爲合於革命原則，不妨在山西試驗。閻氏已交趙丕廉帶呈文來京，向中央請示，大約中政會就要提出討論。意阿戰事，照我看來，大致不會延長。』（按山西擬試行的土地村有，是把全村土地，分配給全村人民，地價以勞力證券償付。）

九一八後 日俄衝突四百次
秘密事件佔半數以上

【長春通訊】華聯社消息：九一八事變後，到現在已四年。據「滿」方發表和蘇聯方面的事件，共計三百九十六件，分析性質爲：（一）國境侵越行爲計一百五十八件。（二）河川上不法行爲計九件。（三）領空侵犯事件計二十四件。（四）其他含有秘密事件，計一百九十五件。

佳節正重陽 上海蟹市巡禮
洋澄湖蟹價貴貨少 江北蟹冒牌暢銷

（一）江北蟹

蟹上市了，讓我來談談上海市的螃蟹。大概普通我們在南京路北浙江路一帶，看見的蟹攤，他們雖然用很大的紅字，寫明是「洋澄湖」大蟹，實際這些蟹都是江北來的。

現在我們先講上海的江北蟹。

這一種蟹行，大部份在十六鋪小東門一帶，有十多家。我曾經在一家規模最大的同仁昌，和夥計們談了一談，據他們說，江北出蟹的地方，是興化。鹽城一帶。蟹市時節，大概由五月一直到十一月。每一担的價錢，大約在卅幾元。每年生意同仁昌一家大約可以做三十萬元，十幾家的總數在一百萬元以上。

浙江路有名的永安，永生的蟹都是向他們批的。

江北蟹除了大的螃蟹以外，還有一種泥蟹，出產的地點，在鎮江的東面，大約要十餘元一担。

這些江北蟹行，除了十六鋪小東門以外，火車站一帶也有十餘家。

（二）洋澄湖蟹

至於眞正的洋澄湖蟹行是在二馬路，那裏有五家洋澄湖蟹行。每年生意並不大，更因爲價錢太貴，吃的人也少。

去年他們一共也只做了靠十萬元，有幾家只做到幾千元生意。

所謂洋澄湖是在崑山的西面，蟹的肉色發綠。肉嫩而鮮，現在市價實五十幾元一担，去年最高價錢是七十五圓。

今年因爲西北風還沒有吹起來，所以洋澄湖蟹到的很少，據永盛一家說，他們今年還只做到幾百塊錢。

上海眞正吃洋澄湖大蟹的人太少，市面又壞，一塊錢買二三隻的洋澄湖大蟹，現在買的人更少了。

只有一個月，牠的來路，是從蘇州小火輪運來的。

市面上賣洋澄湖蟹的蟹攤沒有幾家，除非幾家大公司才肯出價錢來買，有的眞正吃蟹的而出得起價錢的，到二馬路自已去買的也有，但總少得很。所以市上普通的洋澄湖大蟹一元賣靠十隻的，不過騙騙上海人罷了。（沙飛）

金融行市

銀洋錢市

洋拆（千元）一角三
劃頭（千元）白劃
單角（萬角）八百三十元
雙角（萬角）七百五十二元九角
拆兌（百元）一三八二角二
銅元（百元）三四三千五百文
衣牌（一元）三千四百三十五文
角坯（一角）二百五十九文

標金

貼水（一角）八四文
開盤　八九九、七〇〇
最高　九〇四、〇〇〇
最低　八六六、〇〇〇
收盤　八九六、八〇〇
較上日小　九〇〇
銀樓飾金　兌出九十四元　收進八十六元

證券

種類　收盤
關稅十月　二〇、一〇
編遣十月　三三、八〇
十一月　三三、七〇
裁兵十月　六七、〇五
十一月　六五、九五
九關十月　三四、八〇
十一月　三四、一〇
一九善十月　三九、四五
十一月　三八、八〇
捲煙十月　四二、六〇
十一月　四二、一〇
廿關十月　四二、二五
十一月　四一、九〇
統稅十月　四六、四五
十一月　四五、九五
鹽稅十月　四七、六五
十一月　四七、一〇
金短十月　六七、二〇
十一月　六七、五五
二三關十月　五一、四〇
十一月　五〇、八〇
廿三關十月　五五、九五
十一月　五五、一〇
整六十月　六二、三五
十一月　六二、七〇
九六十月　一〇、五〇
十一月　一〇、五五
金長　四八、〇五

國外匯兌

倫敦大條近期　二九便士六二五
倫敦大條遠期　二九便士六八七五
美銀價　六角五三七五
英美匯兌　四元八角九五
美英匯兌　四元八角七五
倫滬先令　一先令七便士
孟買銀價　六十八羅比一一

各國幣價

英金鎊　二三、八〇
英金票　一三、九〇
先令銀　、六二
澳金票　一〇、〇〇
美金鎊　二三、八五
美金票　二、六四
美銀洋　二、五五
坎拿大票　二、五一
菲律濱票　一、三〇五
法金鎊　一、二〇
法郎票　七一、七二
德金鎊　二、〇〇
金馬克票　、八六
俄金鎊
蘇俄金票
意大利票
新加坡票
印度票
錫郎票
荷蘭票
暹邏票
安南票
瑞士票
比佛郎票
香港票
香港銀
日本票

航運船期

進口
▲十月六日

坎拿大　非島來　昌興
俄國后　溫古沃來　昌興
明興　長江來　三北
公和　長江來　怡和
和生　香港來　太古
湘潭　長江來　怡和
通州　天津來　太古
太原　廣厦來　太古

出口

▲寧波班
新寧紹　七日　寧紹
新北京　七日　太古
新江天　八日　招商
寧興　八日　三北

▲長江班
江新　六日　招商
武穴　七日　太古
瑞和　七日　怡和
江安　七日　招商
明興　八日　三北
公和　八日　怡和
吳淞　九日　太古
寧紹　九日　寧紹
江大　九日　招商
江華　十日　招商

△宜渝班
平和　十日　怡和
湘潭　八日長沙　太古
民鐸　八日重慶　民生
湘和　九日宜昌　怡和

△溫州平陽班
德利　六日瑞興化　中平
海寧　八日溫州　招商

△閩粵各埠
海元　六日汕港粵　招商
惠州　七日汕港粵　太古
潁州　七日厦港粵　太古
新疆　七日汕港粵　太古
太原　八日汕港粵　太古
怡生　九日汕港粵　怡和

△北洋各埠
公平　六日青島　招商
新豐　六日威烟津　招商
通州　七日威烟津　太古
利生　八日烟津　怡和
新銘　九日威烟津　招商
和生　九日青島　怡和

△菲島爪哇各埠
俄皇后　七日呂宋　昌興
芝巴德　十日爪哇　渣華

△美洲各埠
坎拿大　七溫古武　昌興
柯立芝　八洛杉磯　大來

▲歐洲各埠
唐脫凡特　九日　意郵

言林

拉稿新法
王道

從前看過一種滑稽電影，表演母鷄跟母鴨在運動場比賽下蛋的故事。鷄鴨分做兩排，各自伏在窠里。旁邊還有教練，當然也是鷄鴨，不過身子顯得長大些罷了。比賽開始，雙方就拚命下蛋，蛋由長管滾到一處，有機關記數，不久，報告牌上，寫着：鷄方得分數一百，鴨方得分數九十九，這一來把鴨方的教練急壞了。他忽然跑到窠里，皺着眉頭，想要擠出幾個鴨蛋，拉拉隊的鴨兒也大聲助威，結果還下不出蛋。幸虧有兩個伶俐的，從拉拉隊中跑了出來，用一根繩子，繞在教練的肚皮上，用勁拉，拉了半天接連下了兩個鴨蛋。結局變成了一百零一對一百，鴨方反敗爲勝。

這時我正在編輯某種文藝雜誌，看了這幾幕「卡通」忽然大悟。以前拉稿，很不容易，現在不難了。如有懶散的作家，不肯寫稿，我就隨身攜帶「飯盒」，大淸早起，走到他的家中等候。到吃午飯時，我自已打開飯盒，自已吃自已的，他客氣，我不睬，於是他只好寫了。用這個方法，我拉稿沒有失敗過一次。

現在，我成了一個拉稿的名人了。

惜墨隨筆
徐訏

（有時候用毛筆寫文，文盡而硯中之墨尚腴許多，深感可惜；而餘墨成渣，又礙下次磨墨；乃利用之而作隨筆矣。）

現在女子之于男子，在「朋友」時是水銀；在「愛人」時代是露珠，訂婚以後變成水，結婚以後則是鼻涕了。

客人拿了一大塊火腿在吃，主人當然不好意思去奪，於是指使他的狗去搶去。——所以誰都喜歡養狗。

文墨餘談

附刊並非專爲介紹某圖文字而設的。文筆輕鬆，言之有物，第一要義。（宏）

薔薇花到凋零時候，還帶着刺，然而沒有人被她刺了！

從母胎到墳墓是男子的生命，而女子從母胎到男懷已經算完了。

記夏丏尊
趙景深

丏尊帶着一副幽默的面容，額部稍小，頰部特大，多量的鬍子突出的頷下的肉。廈門文旦一般的面孔，這裏面藏着和藹，但也藏着怪僻。據說無論婚喪喜事，他是向不送禮的，也是向來不到的。是爲了改革陋習，還是爲了年紀老邁那就不得而知了。他也寫過幾篇小說，最得意的是「長閑」，據說有淡遠之致，近於國木田獨步。他的英文程度似乎不大好，西洋作家的名字好多都弄不淸楚。因爲不會說普通話，他的譯書裏「愛的教育」等常把呢嗎二字用錯，記得我任開明書店編輯時曾替他的「國木田獨步集」校正了幾處。恐怕總還有我所不曾見到的地方吧？

他很喜歡柴霍甫，購有日文的數冊。我之翻譯柴霍甫短篇傑作集，一部份是由於他的慫恿和鼓勵。

他對於文學似乎不大努力，但他辦事却很能幹，頗有決斷，這種本領是我所缺乏的。

熱
瀟風

青年人那一個沒有「熱」呢？叫青年人由小的「熱」而趨於高度的「熱」，可以說是易事，因爲青年人本身就是易燃物，本身就儲藏了蓬勃勃的「熱」，可是，要是要青年人不要「熱」，削減「熱」，要求一個「熱」中的「冷」時，那就碰到難題了。

「冷」是「熱」的反面，「冷」是北極，「熱」就是南極。「熱」與「冷」這兩位先生，永遠像是淘氣而固執的孩子，站在兩個極端，無論什麼局勢，在青年人的胸懷裏總難並存。

但是，偉大的藝術家們却告訴我們說，不能光有一個「熱」，你要有「冷」，「冷」中去觀察「熱」。

老年人時常向我們說：不懂事，你們年紀還輕。這就是告訴我們說，我們還欠缺「冷」，心裏有的是那過火的「熱」。

爲什麼我們不讓「熱」就那麼的熱着下去呢？人生最可寶貴的時代不是「靑年」過了就是「靑年」嗎？青年人的唯一的法寶的「熱」，爲什麼也得要「冷」去處置「熱」呢？

說人世是屠場，藝術家是社會的反映者，既然生而必須入世，要入世就必需屠「熱」，而藝術家也就警告我們，要我們不能太「熱」嗎？

青年們！記得嗎？關雲長被殺以後，在空中還說「還我頭來」，而我們不能不入世的，將來對着那過量的被屠戮了的「熱」，我們又該向誰高呼「還我熱來」呢？

說薑（三）
陳子展

有的鄉下人沒有錢買茶葉吃，就喝淨水煮開的白茶，少不得放下一點搗碎的薑末。還有一般女人雖然有細茶葉吃，茶水裏還要撒下薑末和鹽，再講究一點，加放芝蔴小豌豆。這就是我說薑比辣椒用途更廣的地方了。

還有，薑是可以作爲藥用的。生薑三片，常常被所謂「國醫」作爲藥引。附子，老薑，還被他們用作發汗聖藥。紅棗老薑煎水，在婆婆經上，認做萬應的傷風單方。爆薑兩片，貼在兩鬢的太陽穴，算是靈效無比的頭痛實藥。薑，這東西，眞可以說是家庭常備的妙藥了。

南史載孔琇之做臨海太守，在官廉潔，當他罷官還都，獻乾薑二十斤，齊武帝起初嫌其太少，後來知道他不愛錢，就不覺歎息。薑就是薑，如今手頭字正作薑，可見薑字省寫作姜，姜做了薑的別字，至少已經有一千幾百年的歷史了。【完】

赴日考察團出發
今晨九時離滬東渡 團長吳鼎昌有談話

各地金融實業界領袖組織的赴日經濟考察團，昨天下午四時應上海市長吳鐵城茶會招待，團長吳鼎昌昨晚在國際大飯店宴請各團員，并發表談話說：中國經濟界赴日考察團組織的計劃，近年來已屢次提及，並非最近才發動。因歐戰後日本工商各業，突飛猛進，和我國貿易關係，尤其深切。實在有時常考察的必要和價值，謀兩國間的經濟提攜。不過因爲環境關係一直沒有適當機會實現這種計劃。現在幸於短期內成立各地各業聯合的考察團，很覺愉快。累積了這許多年的信念和誠意，這一次考察，一定可以得到相當的收穫。

赴
日致祭團全體準今晨八時前登輪，九時即啓程離滬，他們的親友和許多團體，都準備到碼頭歡送。

大批嗎啡犯
昨天分別處刑

匯山捕房前在華記路破獲打嗎啡機關一處，拘獲主犯李福及前往打針的王永桂，楊榮生，張永清等，解送一特區法院，這許多吸毒犯都是蓬首赤足的傢伙，臂腿針痕如蜂窠一般，臭氣四溢，訊問時，各犯毒癮大發，涕泗交流，昨天是宣判日期，判主犯徒刑兩年，張永清四月，王永桂楊榮生潘阿三各處三月，方蘭泉，嚴銀樓各處拘役廿天。

下週續審 顧竹軒案
現仍羈押在醫院

哄動一時的顧竹軒教唆殺人案，有人傳說在昨天下午續訊，可是事實上並沒有開庭。有許多人打電話到特二法院律師休息室裏去探聽消息，弄得律師室的茶房，接聽電話忙得不了，還有許多人趕去旁聽，知道所傳不確，便要求預先領取旁聽劵。法院職員因爲沒有預領的規矩，並且也不知道那一天開庭，所以都加以拒絕。

據本報記者得到的消息，顧案續訊日期，是在下星期內。顧竹軒究竟有沒有神經病，法院檢驗後，還沒有正式發表，有人說，顧患的是心臟病，不是神經病，確否待證。現在顧還是羈押在廣慈醫院裏。

上週犯罪統計
竊盜案佔最多數
市公安局發表

市公安局發表：過去一週中，境內犯罪事件共二八六起，人犯男女五〇八名，現分類列在下面：

【搶奪强盜案】一三件，人犯一九名。
【竊盜案】七一件，人犯一〇三名。
【傷害案】四六件，人犯八九名。
【奸拐案】三三件，人犯五八名。
【紅丸嗎啡案】一二件，人犯三二名。
【賭博案】五件，人犯二二名。
【詐欺案】二〇件，人犯二九名。
【共黨案】三件，人犯六名。
【命案】六件，人犯七名。
【火案】八件，人犯一〇名。
【僞鈔案】六件，人犯八名。
【違警案】五〇件，人犯七九名。
其他刑事案案一三件，人犯一五名。

請願警槍被刧

閘北林家花園請願警士李春和，昨晚七時四十分，佩帶市公安局二六八號匣子砲一支，正在值班，突來匪徒三人，攜有手槍二支，向李恫嚇，强將李所佩的匣子砲刧去，遠颺無蹤。

源豐輪被劫
在蘆墟附近

北蘇州路源通輪局的源豐輪，上月三十日夜間，由滬赴湖州，經過蘆墟的劉家港，突然遇見大幫湖匪，鳴槍行刦，旅客三十餘名，銀洋衣物被刦一空，總共損失千餘元，該輪昨天返滬船老大已向輪局報告了。

馬玉仁
住宅遭賊偷 拘獲三共犯

法租界薩坡賽路鴻泉里六號是前淮揚鎮守使馬玉仁的住宅，在上月三日深夜，有竊賊翻進他的屋子，偷去兩隻皮箱，裏面有金銀首飾，衣服，銀行存摺等，價值二千元光景。前天晚上，法捕房探員先後拘獲了甯波老嫗董陳氏和甯波人張阿福，阿富三名，都是竊案的共同犯，昨天中午，解送特二法院，因爲案情沒有偵查完畢，改期十四日再訊。

戲無益
路上追逐・狂呼捉人 西人好義・拔鎗便打

法租界霞飛路亞爾培路口，美豐牛肉莊夥計，江北人吳小四子，昨夜十時許，與同事本地人李明居，互相追逐爲戲，吳因情急，即由店中向外逃遁，李即追蹤呐喊『捉住捉住。』不料馬路上，有一西人，行經該處，聞聲疑爲捕盜，就取出自備手鎗，將在前逃避之吳小四子，開鎗擊傷背部，吳當場受傷倒地，捕房聞訊，派探到場，將傷者抬送醫院診治，聽說傷勢很重，生命也有危險。

丁小妹說 孤兒太沒有良心
原告稱：八年前招贅成婚　被告供：同居了早已脫離

世居在浦東張家浜的丁順泉，有一獨生女兒，名叫小妹，民國十六年丁向孤兒院領得孤兒程志良，作爲子壻，今年七月間，程志良忽將丁小妹拋棄，又與王姓女子訂婚，於七月十日，在杭州飯莊結婚，這事被丁小妹知道了，就糾集娘子軍大鬧禮堂，結果扭入捕房，在一特區法院打官司。最近，程志良因事經過南市中華路，恰巧被丁小妹碰見，以程不應重婚，又鳴警將程拘入警所，移送地方法院。地院檢察處以妨害婚姻罪對程起訴，昨天開審，據程志良供：『幼失怙恃，由孤兒院職員張君康介紹至丁家爲螟蛉子，雖與小妹同居，並未正式結婚，後因意見不合，曾立過脫離字據，上面並蓋有小妹的指模。上次在杭州飯莊結婚，小妹闖入禮堂大鬧，她後來告我傷害，一特區法院判決無罪，我告她誹謗，奉諭停止審判，我被小妹糾擾不休精神很是痛苦求察。』丁小妹供：『我父親因沒有子息，所以民國十六年九月初，招贅孤兒程志良到家，草草成婚，曾生一孩，現已夭殤，至於字據，則係他假說是借據，騙我蓋指印，我素不識字，誰知道他寫些什麼？』庭上以本案還要調查，諭被告還押，展期再訊。

小消息

雙十節起，公共租界一路公共汽車，將展長至虹口游泳池，可與閘北公共汽車啣接，直達全運會場。

★★★

電影界助賑游藝會第一日賣出門票三百圓。

★★★

業餘劇人擬表演戈果里的『巡按』，這幾天排演甚忙，今晚七時預備調動全體人馬，排演一次。

★★★

易方朔說：自出獄以後，沒有和葉仲芳碰過頭，所以和葉合演新劇，根本便沒有這回事。

程克愈而復病
某君

天津市長程克，蒞任未久，即因偶作竹城之戲，連和三個三番，大笑而中風。旋經名醫診治，休養月餘，方始復原。唯津市任務，亦至繁遽，程頗覺延擱之非計，於是一面到市府辦公，一面又出來作適當之交際。不料上月之杪，前疾突然又復，不但不能行走，且言語亦很困難。現只得依從醫生之言，閉門休養，謝絕一切賓客。大概數日之內，可占勿藥也。

一個被誣媚外的正人
撿

讀水君「不着靑衫兒人」想起一段故事，其事維何？就是吾鄉朱古薇先生。朱氏的事略，不必再說，國人每多熟知，當庚子的春天那拉氏惑于邪說，慫恿端莊兩王剛毅趙舒翹輩組織義和團以扶清滅洋爲口號，一時燕北匹夫，無識文人，淫浮於載王之偏見，其勢風起雲湧，如瘋似狂，美其詞曰：爲朝廷張目。及事變既作，凡能操東西語者，咸以二毛子稱之，格殺勿論。一時各地流氓地痞借端活動，各報私仇，平津被害者不少，然而此輩於各國情形及自國國力，初非計及，只憑一時的情緒，衝動，遂不惜將國家運命付之一擲。當時古薇先生以一部曹末秩，慷慨兩次上疏，說明義和團之邪說不可信，愛國須循正軌。若愛國不得其道演成誤國之下場，將何以昭告天下後世？疏上而兩宮不納，御史某竟以朱勾結夷邦，甘心媚外之重大罪名加之，奉諭先褫其職交刑部治罪。朱被看管，自分必死。但未及半月，八國聯軍入京，以德使克林德被害，損失較大，聯軍推德將華德西爲聯軍總司令，與淸政府爲强硬之交涉，結果簽訂辛丑和約。從此中國主權損失大半，滋可痛已。華德西入燕京後，儼然以第二政府自居，一切聲色貨利，貪緣干進之事，應有盡有，有一日華氏接到條陳一件，主張請聯軍總署主持開課取士，藉此中國人心。華氏對此，頗感興趣，即知會九門提督，預備金台書院定期考課，招致該建議者爲山長，照書院陳例，命題備欵給獎。孰知此新山長者，即彈劾朱古薇甘心媚外應遣大辟之某御史也。華氏居燕京不及一年，然其博采社會情形甚詳，因拳亂責任問題，端莊剛趙處刑各案卷中發現古薇先生奏摺，稱道其見識廣宏，擬延爲上賓。使者至，朱氏笑曰：「吾之疏請制止義和團者，純爲愛國心所驅使，不欲國家陷於萬劫不復之境耳，絕非對列國有所愛護也。吾言不用城下之盟已成，吾正求死不得，尚何腆顏在聯軍麾下討生活耶？請覆告華邸，朱某已成殘廢，不良於行矣。」遂不應召。其風格之高，令人起敬，時辛丑初夏，正一般附和拳亂者，正向聯軍方面竭力洗刷與亂關係，更有大師兄二師兄輩，到天津各租界投效充當巡捕包打聽者。而古薇先生，則襆被南下，閉戶讀書，逾數年佗傺以死。

孫權
小說人物小論　恨水

『周郎妙計安天下，賠了夫人又折兵』。說者謂此係演義家附會。三國時不應有此話。因平仄合拍，恰是兩句七言詩也。吾人固論小說中人物，此非所當考慮。且江東行美人計，而誘劉備，獻之與否，是在周瑜，允之與否，是在孫權。權繼承兄業，方虎霸江東八郡。劉則飄泊荊夏，無立足之地。權以備可取，聯合以攻漢賊可也。否則還可以江東之兵滅之。既不能推心置腹，與共患難，又無力以制之，乃以胞妹與人奉箕帚，欲藉以軟困其畏友，何其陋也？曹操曰：生子當如孫仲謀，然則有兄亦當如孫仲謀乎？

孫權如果爲好漢，當周瑜獻此計時，即當大聲叱其無能，不當小覷孫家人格。今周定計而孫行之，是周固知權之爲人，不過如此矣。周與孫兄伯符，亦骨肉之親，乃慣行娼嫖政策者也。吾人何暇責周瑜哉？

不吃檸檬 吃大黃
佩

意阿戰事發生，不但漲米價，影響及於我國米價，連英國的檸檬也受影響。最近英國的檸檬價錢漲起不少，因爲意大利儘量的收買，運到東非去，供駐非意軍解渴之用。幸虧德國人近來不需要檸檬，英國的檸檬纔不至於缺乏，否則要鬧「檸檬荒」了。

德國人爲什麼不需要檸檬呢？因爲他們的元首希特勒拿出全副精神來肅清一切的「非安利亞種」，檸檬是歐洲南部的出品，應該吃產於良好而純粹的德國土地上之水果，因此他們互相勸告，不再購買檸檬，而代以德人所稱的「我們的大黃」。

不幸之至，德國人未加以進一步的研究，假使他們再仔細審查一下，便會發見所謂「我們的大黃」壓根兒不是安利亞種。最初是從俄國的伏爾加河岸移殖到德國的，此外還有兩種：一種發見於中國，一種發見於亞洲的另一部分。不過他們怎樣吃法，是不是和檸檬同樣吃法，倒是一個疑問。

朱秋痕
曾演帶唱文明戲　痴珠

明星的女星朱秋痕，是由北而南的。她之能有今日，是她自己所不及料。原來她是平津兩地唱文明戲的女角，後來搭入一班子裏，出演於大柵欄慶樂。這種文明戲，是南方所沒有的。雖然穿時裝，而依然帶鑼鼓胡琴，角兒高興的時候，可以唱幾句搖板。但是不高興唱，就不唱，也沒有關係。這種組織，可說特別之至。朱那個時候的戲分，是按月八十元拆帳。

藝術之宮
第二章 歇著呢還是挨餓（一七）
恨水

李三勝睜開眼來，望着她，先重重的哼了一聲。因道：孩子，你怎麼來了？於是向賽茄子道：丁二哥，這是我姑娘秀兒。秀兒，我告訴你，多得了二爺眞講交情，送我到這兒來。又難得這幾大夫這麼一個好人，白給我瞧了病不算，還給了我兩瓶子藥水。咱們窮人，沒什麼謝人家的，將來給人家多磕兩個頭罷。秀兒聽着，就向賽茄子鞠了一個躬，和幫着抬椅子的人，也鞠了一個躬，因道：我這裏給二位謝謝了。到我家路還不近呢，那好讓二爺再抬，我去雇一輛車罷。賽茄子搖搖手道：姑娘，這個別和我們客氣，老爺子的身體要緊，我們還是給你抬了去。等三爺好了，怎麼和我們客氣也成，現在別顧這些。說到這裏，李三勝躺在椅子上，情不自禁的，又哼了一聲。秀兒看了這情形，就不敢說什麼了。賽茄子和那個同伴，抬了椅子，向李家走着，秀兒低頭隨在後面，一步一步的跟了走。走不多路，那個擺書攤子的萬子明，將扭子歇在人家牆根下，便悄悄的靠近了過來，低聲問道：三爺的病，好些了嗎？秀兒看他這分兒小心，便笑道：好些了，要您惦記着！

歡迎直接定閱 三月只收報費一元 請電九六零八一 即可每早準時送到